

日本人民統一戰線的發展



大時代叢書之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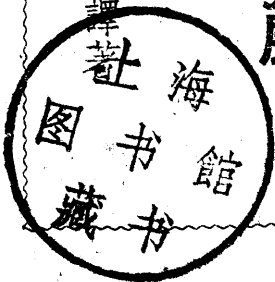
宋斐如譯著

上海雜誌公司發行

大時代叢書

日本人民統一戰線的發展

宋斐如譯著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3 9511B

大時代叢書

日本人民統一戰線的發展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譯著人 宋斐如
 主編人 金則人
 發行人 張靜廬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總店：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

支店	上海福州路	分店	長沙東長街
廣州永漢北路	武昌胡林翼路	梧州大中路	成都祠堂街
宜昌二馬路	西安南院門	重慶武庫街	昆明西華路

實價二角二分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廿五日漢初版

發行額：四〇〇〇本

〔外埠酌加郵寄費〕

出版物：第0216號
 乙項：第118號

日本人民統一戰線的發展

目次

序言	一
第一章 一般統一運動的意義	二
第二章 勞動組合統一運動	一四
第一節 日本勞動組合各運動的現勢	一五
第二節 一九三五年統一運動的躍進與總同盟 和全國勞動組合的合併	二四
第三節 勞動組合統一條件的進展	三〇
第三章 農民組合與統一運動	三八

第四章	政治統一陣線的進展與人民陣線的問題……………	六二
第一節	無產政治陣線上社會大眾黨的地位……………	六二
第二節	政治統一運動的進展……………	六五
第三節	東京的政治戰線統一運動與人民戰線的問題……………	六七
第五章	日本人民戰線往那裏去？……………	七九

日本人民統一戰線的發展

序言：

日本人民戰線的統一問題是關係日本經濟、社會、及政治各方面的一個新問題，現在已經引起日本國內外的注意。但是一般人尙苦無適當資料可以了解其真相，我們國內更缺乏這類資料。最近東京同人社刊行的「大衆政治經濟」創刊號所載勞動調查部的論文，恰好極其詳盡的剖述這個問題，言論也相當正確。讀此文不但可以明瞭當前日本人民戰線的真相，並且可以了解日本勞農運動的特殊性及其現勢，對於注意日本政治動態的人，自然有莫大的幫助。因此，忠實譯出以供國人。又爲使讀者更加深刻的了解日本人民戰線最近的動向起見，特爲續寫第五章「日本人民戰線往何處？」作爲結論。

宋斐如識於武昌。一九三八年元旦。

第一章 一般統一運動的意義

統一問題已成現在世界勞動運動最中心的問題，而其核心則在無產階級統一戰綫的問題上，所以工會的統一成了最迫切的問題。自本年三月法國勞工總同盟（C·G·T）（右派）和統一勞工總同盟（C·G·T·U）（左派）的統一起，繼之在美國則有赤色工會國際美國支部的統一勞工總同盟自動解散，各自加入右派美國勞工總同盟，實現了工會的統一，在英國則有少數派（英國沒有獨立之赤色工會，只有左派在英國勞工評議會中組織革命的少數派，設立機關，加入赤色工會國際）自動解散而實現了統一，等等。

現在這個統一運動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為它是以人民戰綫的一部分進行的。因此，這種運動不只表現於工會運動的領域，即在政治鬥爭的領域也反有戰

反法西斯的共產黨、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及其他無產政黨，以統一戰線的形態，向統一戰線的過程進展。最典型的統一戰線就是法國和革命的西班牙。這樣，工會的統一與無產政黨的統一戰線，有如表裏的關係。

然則所謂人民戰線是什麼呢？那是反戰反法西斯的勞動者和農民、都市小資產階級、中小工商業者等等結成的聯合戰線。但是要能與別的階級成功的結成聯合戰線，勞動者須先克服自己階級的分裂。惟其如此，所以左右兩派的政黨和工會運動的統一，纔是人民戰線的樞軸，纔是不能缺少的前提條件。

戰爭和法西斯主義直接威脅的時代，開始於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拉掌握德國的政權。這種情勢也促使左右派勞動黨政策的變更。德國共產黨一向用以對付社會民主黨的政策，簡單說來，就是借下層統一戰線的戰術以獲得多數羣衆及徹底曝露社會民主黨的幹部。即在對法西斯的鬥爭上也是同樣徹底曝露

社會民主主義者爲替法西斯開始勝利道路的人。事實上，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行動也正配得上這種污名。但自希特拉奪得德國政權明顯以後，德國共產黨即如法國等國的人民陣線，採用向社會民主黨提議由上而下的聯合戰線的政策，努力於適應急迫的事態。在希特拉政權確立之先，一九三二年七月巴本即首先推翻社會民主黨的普魯士內閣。當時，共產黨即向社會民主黨提議舉行聯合總罷工。又在一九三三年希特拉奪得政權時，也有同樣提議。以後又有二次同樣的提議。這些提議雖然對於社會民主黨領導下的勞動者引起了很大的衝動，但却被社會民主黨幹部一脚踢開。

德國社會民主黨對付法西斯的政策，完全是敗北政策。德國社會民主黨自從一九一八及一九二三年的革命當時開始，就經常對革命的勞動者保衛德國資本主義，充當資本主義的支持者而活動着來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絕未想到希

特拉破壞到自己的頭上來。德國社會民主黨甚至於公開宣言：希特拉政府若奪重衛瑪憲法〔譯註一〕，我們便承認這個政府。社會民主黨不知道自己爲金融資本家所暗算，抱着這樣甜蜜夢想的社會民主黨，對於希特拉持無抵抗的態度，暗中等待共產黨被算之日的到來。但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希特拉破壞共產黨時，德國社會民主黨也受到澈底的打擊，幹部份子逃亡國外稍遲者即被投諸監獄，工會以下一切勞工團體全被解散。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這種經驗及相繼發生的奧國社會民主黨的同樣經驗，不但對各國社會民主黨的勞動者，并且對其幹部教示了下列的事情：金融資本到採用法西斯主義時，即斷然踢開從來收做部下的社會民主黨。

現在法西斯的黑幕，直接決定政策的主體是金融資本，已經是一般周知的了。命令興登堡讓渡政權給希特拉，其後又常直接口授政策給希特拉的人，就是

克爾布基爾德夫等大金融資本家。在法國收買「火十字團」等十數個法西斯團體而加以操縱的，是四十家金融資本家，也已充分曝露出來了。日本「二二六事件」是在一部分財閥的諒解之下進行的事實，也為衆所知道的事實了。

在歐戰後的革命期以及其後的安定期，為金融資本充當社會支柱而服務的是社會民主黨。但是倚賴社會民主黨的服務，在現在國內外情勢急迫的時代，對於金融資本是經費過大而多不便。要使社會民主黨在勞動階級內部佔了相當的權威，須授與勞動者以團體交涉權，需要失業保險，社會保險，及其他許多經費，要降低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也多不便。又在實行對外戰爭政策上，社會民主黨也是靠不住的。歐洲勞動者被逼而嘗了四年大戰的苦杯。對外戰爭的主張，若在議會或其他自由的集會上受到反對，這在金融資本是不堪忍受的。尤使金融資本最感不安的，是勞工階級內部社會民主黨權威的逐漸失墜。共產黨有漸漸

取而代之的形勢。這些事實都是驅使金融資本追求法西斯團體，或一心培養法西斯的原因。法西斯是巧妙地利用士官、知識階級、都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地主等等的滿意的一種力量，所以它的社會地盤是極度狹隘而不安定。法西斯只有依靠強力的統制，徹底的彈壓，極度束縛自由，借用民族主義的欺騙，採用排外主義政策以轉移國民注意於對外等手段，始得維持自己。但是，雖然稍有不安定，金融資本的政權現在却已略為穩固了。

然在法西斯的治下，勞動者碰到什麼樣的遭遇呢？工會及其他一切自主團體，被解散是不消說的，還要失去罷工的自由，取消團體交涉權，失業保險及社會保險幾乎被縮小至零的程度，工資照資本家的要求降低，不許言論集會示威的自由，被強逼加入法西斯的團體，被課以勞動服務及捐款。一句話，在法西斯治下最倒楣的是勞動者，所以各國勞動階級纔變成反法西斯最活潑的鬥士。

現在轉過來檢討日本人民陣線的情狀。最近理論家及勞動運動關係者漸漸頻繁而緊張地在雜誌及報紙上鼓吹「人民陣線」的思想。但是「人民戰線」之尙未成立，却可視為事實。反法西斯的喊聲雖然甚高，但是反法西斯的廣泛大衆運動却未展開。即如「人民陣線的綱領」也未發表。只有日本人民陣線的前奏曲，已在演唱着了。單一無產政黨與勞動組合的統一運動就是。

單一無產政黨——統一於社會大衆黨——的實現，由於本年九月四日社會大衆黨對東京交通勞動組合等四個左派團體的問答而急速開端。日本的無產政黨不獨是勞動者的黨，實在是勞動者、農民、無產市民的共同鬥爭的組織。因此，社會大衆黨本質上把握着人民陣線最大的最中心的組織的命運。此點可以視為日本人民陣線最大的特殊性。又在一般上可以充當人民陣線的中心勞動階級，也因此而需要最堅固的統一。這種過程雖然緩慢，却已在進展中，前途的

展望不能說是暗淡。這就是勞動組合的統一運動。這樣可以說日本方面所謂人民陣線的組織的前提，的確是在漸漸進展着。但是僅此即謂日本也已成立人民陣線，或在成立過程中，是絕對不正確的。人民陣線是反法西斯的大眾運動。勞動階級無論怎樣完成統一，又無論勞動階級怎樣和其他勤勞民衆實現提攜，它若不實行反法西斯的大眾運動，則絕對不能說是「人民陣線」。現在人民陣線組織的前提條件雖然漸漸實現，但是它果然變成反法西斯的大眾組織與否，果然變成典型的有真實意義的人民陣線與否——雖然確有客觀的可能性——就須運動內部各種激流的勢力關係來決定，作者不能遽下判斷。

日本法西斯之活動也具備獨特的樣相。雖說從來的各種反動團體多少以法西斯的彩色改裝了自己，但是日本方面似乎尙無德、法、英、意及西班牙等國那樣的大眾的法西斯團體乃至運動存在。日本法西斯似乎是以所謂「從上而下

的法西斯」形態暗中結合的。軍部以滿洲事變為契機的進出，軍事費的加重，「五一五」及「二二六」等等一串的事件，美濃部問題，從經濟以至文化領域的統制之橫行，對於議會主義及既成政黨的繼續攻擊，等等，欲從上部漸漸改組政治機構與法西斯型的勢力，似乎擁有相當的力量。

日本法西斯的進行具有這樣特殊性的原因，須求之於日本獨特的社會構造。其詳細的分析，倉皇間不能做到，這除開俟諸各學者的專門文獻以外別無方法。不過，據我們的忖度，其原因似乎可以在日本上層階級帶着非常的複雜性這一點上求得之。日本政府——以至其官吏與軍人——絕不是單一的所謂「資本家政府」。一方面有龐大的國家資本，幾佔軍需工業的全部，八幡製鐵所、鐵路、電信、電話及銀行資本等等，他方面又在前資本主義的土地關係的基礎上，具有非常大的政治意義。這也是明治維新以來以日本資本主義的建設者而完成作

用的國家之効用的結果。而資本家及地主被置於上層。這樣，上層階級是多元的，相互之間自然有利害的對立關係存在，所以其全體乃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構造，至為明顯。再者，現在國內及國際的非常時局，更加促成這種利害的對立，增加其複雜性。這種複雜的上層階級對於法西斯的目的和操作是非常的妨害，所以法西斯首先用盡手段，企圖強力統制上層階級為一元的，這似乎是法西斯的第一課題。日本法西斯採取所謂從上而下的形態，也有其客觀的根據，又法西斯主義者大多數為軍人及官吏，也有它的原因。

他們法西斯主義者不但在上部活動，並且努力企圖在勞動團體中造成自己的基礎。他們自滿洲事變後即將小池，赤松，及前議員松谷等人，吸入自己的陣營。現在即在社會大眾黨幹部也有一部分和法西斯主義者通氣脈的人，已是公然的事實。轉了向的共產黨員也有一部分因為「二二六事件」而被監禁着。（按

參加「二二六事件」的人都是急進法西斯——譯者）右派的山黎及左派的長野兩地方的農民組合，一部分也移入法西斯的陣營。根據雜誌 *Salaried man* 本年七月號的計算，有下列各團體處在法西斯的指導之下（這些數字似乎是過大的計算）

大日本生產黨勞動部	組織中
日本產業軍	組織中
日本交通從業員組合	八〇〇
日本勞動同盟	一、二二〇
大日本勞動組合協議會	一七、六八〇
日本產業勞動俱樂部	二七、一二六
日本勞動組合總同盟	七〇〇
東電愛國同盟	一、〇〇〇
三河愛國從業員組合聯盟	四、七〇〇
新日本海員組合	

不消說，這并不是勞動者全體法西斯化的意思，只是幹部法西斯化而已。此點即自國際上說也不稀奇，右派社會主義者遣送許多幹部於法西斯，慕索里尼原來也是社會黨的幹部。赤色工會國際創設者之一的達拉哥那現在也是意大利法西斯的幹部份子了。英國法西斯黨的首領摩斯萊，原來是勞動黨的幹部份子，又是議員。德國也有許多同樣例子。

日本法西斯雖說是從上而下的，但絕不停止在這裏。他們要求真正的一舉國一致。一這個過程，及步伐漸齊的無產陣營，未來將成爲最主要的政治原因。

第二章 勞動組合統一運動

勞動組合（即中國之所謂工會——譯者按）的統一，是日本勞動組合運動最早的綱。自從企圖統一全國分散的對立的勞動組合的第一次嘗試在大正十一年勞動組合總聯合大會上決裂以後，爲着統一組合的鬥爭即已不斷地繼續下來。雖說迄至現在尙未完全實現，但在國際危機，法西斯及資本進攻的威脅之下，昭和十年以後日本勞動組合的統一運動，已漸進入新的時代。勞動組合的全體合併，現在漸漸成了現實的問題。法國、西班牙及美國等國的勞動組合統一運動的成功，也與日本勞動階級以極大的影響；統一戰線的希望，在左右派的一切勞動組合的組合員大衆之間，逐步增高。

在敘述最近勞動組合統一運動的發展之先，擬先簡單概說日本勞動組合

運動的現狀。

第一節 日本勞動組合運動的現勢

日本勞動組合運動的出發點，是日本資本主義最初發展期中日戰爭以後明治三十年代勞動組合期成會的運動。作成明治三十四年日本社會民主黨的創設基礎的，是當時勞動組合期成會及日鐵矯正會等所表現的勞動組合運動的發展。但是這些初期的勞動組合運動，在以治安警察法爲武器的明治專制政府的鎮壓下面，瞬息間即被破壞了。勞動組合之真正以大衆組織而開始發展的，是在使日本資本主義完成未曾有的發展的歐洲大戰後罷工運動的昂張以後。大正九年（一九二〇年）就是日本勞動組合運動成長的年度。

這樣，日本勞動組合運動的歷史，比之先進資本主義各國，是極短的。這在根

本上是基因於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特殊性，在日本勞動組合的運動上加以種種弱點。

日本勞動組合運動顯著的特徵，是組織率極低，那就是分散成爲許多的小組合。

根據內務省社會局的統計，昭和十年底的勞動組合數是九九三，組合員數是四〇八・六六工人（其中，女子二三・九二七人。）同期的勞動者總數共有五、九〇六、五八九人（其中，女子一、七五九、六二九人）組織比率不過六・九%。

這裏應加注意的就是這些勞動組合員，並不是平均分布於各種產業。交通運輸業及金屬工業的組織率，高過平均甚遠。且看社會局昭和十年度的另一統計吧。

勞動組合一運動

產業別	組合數	組合員數
機農農具	八六	一〇〇、四四六
化學	一一三	二七、八二二
染織	四一	一五、一五九
食物	三三	五、一九〇
雜工業	一〇九	一八、七五四
礦業	一六	五、七九八
瓦斯電氣	二二	九、一〇六
運輸交通	一一五	一六八、八九二
通信	三七	七、八六四
土木建築	四四	八、〇〇九
其他	三七七	四一、六二一
合計	九九三	四〇八、六六二

交通運輸業的組織率將近四成，金屬工業在二成以上。二者的組合員數合計，約達二十七萬，幾佔全部組織勞動者三分之二。反之，擁有將近百萬勞動者的纖維工業（染織）的組織人數，尙祇一萬四千人。

勞動組合理想的組織形態，在於形成產業別的單一組合，更將這個產業別的組合統一於全國的總同盟。「一產業一組合」的口號，在日本已是古老的口號了。事實却如上表所示，同一產業却有許多勞動組合分立着，是日本勞動組合的現狀。自昭和八年以來，產業別和勞動組合的比重，始漸見增加。

具有上述弱點的日本勞動組合運動，再加以思想的及政治的對立所引起
的分裂及抗爭之激烈，更加削弱了它的力量。大正十一年組合總聯盟大會的決
裂，基因於無政府工團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對立。無政府工團主義以此次大會爲
契機而急速凋落，但代之而起的對立是主張階級協調的右派與固守階級鬥爭

旗幟的左派的對立漸次明顯，日益尖銳。大正十四年總同盟的第一次分裂，及議會的創設，是左右派最初的組織上的分裂。其後政治情勢的變化，也影響勞動組合的分野發生許多變化。因為政治的對立而起的組織的對立，現在依然是日本勞動組合的重大色彩。就此對立來分類，可得下列三種：(1)日本勞動組合會議派，(2)合法左派勞動組合，(3)日本主義勞動組合。

(1) 日本勞動組合會議

日本勞動組合會議，是由日本海員組合所提唱，以日本勞動俱樂部開展起來而於昭和七年十一月結成的。作爲中心的是日本海員組合和本年一月因總同盟及全國勞動組合的合併成立的全日本勞動總同盟。現在加入的組合及組合員數如下：

日本海員組合

全日本勞動總同盟

九四、九一二

日本港灣從業員組合

一五、六五三

日本製鐵從業員組合

一二、五〇〇

海員協會

一二、三三四

官業勞動總同盟(註)

一〇、五九〇

日本勞動總聯盟

八、四〇〇

東電從業員組合

二、〇〇〇

日本製陶勞動組合同盟

(註) 最近因受陸軍省的壓迫而退出。

又最近，瓦斯工組合也已決議加盟於組合會議。

組合會議的指導精神是「健全的勞動組合主義」是「反資本主義，反共產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所謂三反主義。依據勞資協調的產業協作，是它的基

本方針注重勞動爭議的減少和團體協約的締結及相互扶助的共濟事業。國際上則與阿姆斯特丹國際締結友誼的關係，每年遣派代表於國際勞動會議。它又佔着亞細亞勞動會議的主導地位。

在政治上支持社會大眾黨，擁有全部組織勞動者的七成會員，形成日本勞動組合的中心勢力。

此外，未加入組合會議而擁有三萬組合員的海軍勞動組合聯盟，從運動方針及歷史關係看來，是接近組合會議的。

(2) 合法左派勞動組合

與日本勞動組合會議對立，站在反對產業協調、否認國際勞動會議的立場而成了勞動組合的中心的，是日本勞動組合全國評議會，日本交通勞動總同盟及東京市電從業員組合。

日本勞動組合全國評議會，是昭和九年十一月由日本勞動組合總評議會，全國勞動者統一會議，及其他十一團體合併成立。站在階級鬥爭立場的勞動組合。公開的組合員數有一萬三千人。

日本交通勞動總同盟，是以東京交通勞動組合，東京汽車勞動組合，大阪市電從業員組合，神戶市電從業員組合，及其他京都名古屋等地市電從業員為中心勢力的勞動組合；組合員數二萬，在合法的左派勞動組合中，是力量最強大的。東京市從業員組合是擁有組合員二千的東京市從業員的組織。此外，關東地方工場從業員聯盟，關東日本電影劇場從業員組合，關東一般勞動組合，關東地方自由勞動者組合，名古屋合同勞動組合，大阪木材勞動組合，全泉勞動組合等等也隸屬於這個組合。

(3) 日本主義勞動組合

滿洲事變後法西斯的抬頭也於勞動組合運動的中心造出傾向法西斯的勞動組合。本年四月集合於「日本愛國勞動組合全國總讀會」的這類勞動組合，有因國防獻金運動結成的日本產業勞動俱樂部（一萬八千人），去年由組合會議退出的日本勞動組合總聯合（三萬八千人），由日本海員組合分裂的新日本海員組合（八千），去年以來因東三地方鐵道電影爭議而結成的三河愛國從業員聯盟（二千）及東電愛國同盟（八百）等。

這些勞動組合主張產業報國及勞資一體，否認勞動節而舉行愛國勞動節。雖有許多大工場的組織，但除有長久傳統的總聯合以外，大多是得公司的援助組織的。三河愛國從業員聯盟因為警察特高課主任指導爭議促成勞動組合，掀起了問題。

此外尚有標榜日本產業團和國家社會主義的大日本勞動組合協議會，及

日本勞動同盟等

第二節 一九三五年統一運動的躍進與總同盟和

全國勞動組合的合併

昭和十年統一運動躍進的主要事實，是全日本勞動總同盟和全國勞動組合的合併運動，及與此相關聯進展的交通勞動總同盟，東京市從業員組合，及日本勞動組合全國評議會等合法的左派各組合全體合併運動的展開。第一先以總同盟與全國勞動組合的單獨合併的實現而完成一個階段。

日本陸上勞動組合之中最大的兩個組合之實現合併，產生了擁有將近十萬組合員的全日本勞動總同盟。這個事實的本身具有重大的意義。但是更重要的事實，却是這個合併首先由總同盟及全國勞動組合員大眾發動的。這實在是

統一運動史上具有劃期意義的事實。展開統一運動新發展端緒的這個運動，開始於四月十日大阪港南地方的總同盟全勞合併促進協議會的成立。參加這個協議會的，是隸屬於全勞大阪金屬港南地區聯合會的戶畑鑄物會社（八〇〇人）大阪製鐵會社（七〇〇人）及總同盟的栗木鐵工所（一、〇〇〇）等等，是以金屬大工場為中心的四千六百名的勞動者。

協議會為着防備日益迫近的通貨膨漲的危機及資本家階級的總攻擊，主張全國勞動組合的合併。其第一步是以實現全國勞動組合和總同盟的合併為目的。議決在兩組合合併實現以前，本部經費保管於協議會，同時發布聲明書，選舉委員，立刻開始促進合併的具體活動。

這點協議會運動不經組合幹部之手而由純粹的工場勞動者大眾自動發起，第一是在說明勞動者大眾之階級的生長。這一點又指示一種事實：大眾對於

反抗反動的壓迫及資本的攻勢，強化勞動者階級的戰鬥力的統一戰線的熱望是如何之強。

協議會結成的消息不但引起全勞及總同盟組合員的響應，即如對於全體日本勞動組合戰線造成大響應的根據，也即在於這個大眾發動的一點上。六月十八日三長老的提倡合併，七月二十九日全勞與總同盟協議會的成立，雖在合併上有許多困難的條件，而事勢却能這樣急速進展，這是港南勞動者所提醒熱望組合員大眾合併的力量。這種力量不久又成了交通勞動總同盟等合法左派各組合的全國合併運動的促進力。

隨着全勞總同盟合併運動的發展，而從來與日本勞動組合會議尖銳對立的交通總同盟，市從業員組合及全國評議會等合法左派各組合的全體合併，開始成了現實的問題。這也是統一運動歷史上劃期的事實。

三長老提倡合併的二十日之後，七月八日的日本交通總聯盟中央常任委員會的決議，因為是最初反映這種動向的事實，所以值得注意。其內容如下：

一、不論我們過去的感情，行動，及意見的小異而表示階級的矜度，也熱望別個組合消除畛界！

二、促進組合內民主主義的確立及隨產業別的整理而來的反法西斯組合的全線統一的實現。

三、利用組織上下共同鬥爭及其他一切機會，為促進實現這種機會而努力。

內容雖是極其一般的，但是「反法西斯組合全線統一」的交通勞動者總同盟的基本統一方針，可以說是在這時確立的。

另一方面，全勞總同盟全國協議會，在七月二十九日的合併協議會上採用

的統一方針如下：

一、以總同盟及全國勞動組合爲樞軸，且不宥於既往的行動和形式，而期望適應新情勢的新勞動運動的發展。

二、依照日本勞動組合會議及社會大衆黨的路線，普遍期望友方團體之協作及參加。

三、期望新統一團體的組織在今年秋季完成。

無論日本交通勞動總同盟等左派組合對於全國合併的熱意怎樣強烈，只要全勞總同盟的合併方針限定於組合會議及社會大衆黨的路線，那末從來採反對組合會議立場的這些組合，特別是全國評議會的合併，可以說非常困難。

各派對於全勞及總同盟合併問題的態度是有若干差異的。對於具體條件的意見也是相左的。所以十月以來合併問題陷於停滯。但在這種情勢中，交通勞

動總同盟爲着實行七月三日的決議積極開始活動的上部工作，却一時給與我們覺得總同盟，全國勞動組合，交通總同盟，市從業員組合及全國評議會爲中心的全國合併是有其可能的。十月底至十一月初交總，市從，全勞，全評等幹部的忙碌活動，就是這種事實。十一月初，因爲交總及市從正式請求參加合併協議會，於是全國合併問題遂公然上了舞台。

十一月十一日以後，全國勞動組合主張全國的合併，而總同盟主張全國合併暫緩，先由交總及市從等組合加入組合會議，經過半年或一年後再來進行合併。因而總同盟全勞合同協議會一度陷於兩派正面的衝突。於是又由三長老出馬，議決了下列的裁定案：「先完成兩個組合的合併，與新組合的成立，同時，組織特別委員會，促進交總及市從等組合可能範圍的合併及早實現。上述兩個組合承諾這裁定案的結果，率先進進單獨的合併。」

全國合併的挫折，及單獨合併的決定，一時僅僅指示全國合併似乎可能，所以許多勞動者，特別是合法的左派組合員大眾表示失望了。但這在全國合併運動只由組合幹部間的接觸而推進，未成爲組合員大眾的運動的當時各種條件之下，可說是無可如何的結果。它在把全國合併的問題當作現實可能的問題提出於組合員大眾之前，開始了未來全國統一的道路。這一點，是具有極大意義的。這樣，全國合併問題，當作一九三六年勞動組合運動的大課題而保留下來。

第二節 勞動組合統一條件的進展

雖然因爲全勞及總同盟單獨合併的實現而失掉勞動組合全國合併急速實現的外觀，但是一度掀起的全國合併的波浪，却深深震動了一切的勞動組合，而統一運動遂以種種形態向前進行，向更高的階級前進。這裏約可舉出下列幾

事實：

一 總同盟及全國勞動組合的地方合併

一月十五日全日本勞動總同盟成立後，留給總同盟及全國勞動組合的舊問題，就是地方合併的完成，及產業別的整理。因為合併實際的完成全靠這兩種工作。合併大會約定五月一日以前完成地方，合併但因職員問題，財政問題及其他複雜的情形，而未能照預定步驟進行。茲將完成合併的地方與期日列示於下：

兵庫縣聯合會

(五月一日)

京都聯合會

(六月一日)

神奈川聯合會

東京聯合會

九月六日

合併進行最遲緩的是大阪聯合會，傳已停頓，但最近又傳已決定合併條件。

又大阪聯合會的下層組織也有完成合併的地方。例如東洋紡天漏工場全部紡織總支部同盟和關西紡織支部的合併（三月二十一日）大阪汽車公司兩組合支部的合併（六月七日）等等即是。這裏應加注意的，就是汽車公司從來只有總同盟，擁有二百五十名，全勞擁有百名組合員，但以合併的緣故突然增加了五百名新會員，最近成了全體的組織，這就說明合併的威力。

二 官業勞動總同盟與日本勞動總聯盟大阪工廠支部的合併

大阪砲兵工廠自大正十一年向上會分裂以來，隸屬於官業勞動總同盟的向上會和隸屬於日本勞動總同盟的純向上會的對立，一直繼續未止。但自去年以來的統一運動的波浪，促成兩組合的合併具體化，本年六月開第一次合併協議會，決定合併方針，八月十三日開合併大會，終於成立了大阪官業勞動組合。這裏也與合併同時，中央派加入組合，大阪工廠的大多數工人皆集合於同一組合

的陣營是值得注意的。

三 東京瓦斯工組合的成立

昭和九年以來組合分裂的東京瓦斯工業的從業員，去年以降組織統一協議會，繼續合作，至八月終於合併而組織東京瓦斯工組合，加盟於組合會議。

四 其他

大阪市從業員組合的合併，固全九州鑛山勞動組合和九州坑夫組合的合併而成立九州鑛山坑夫組合（全國評議會），岡山地方加入全國評議會的兩個組合的合併，等等，地方勞動組合的整理合併的兩種組織逐漸增加。

這些勞動組合統一組織的範圍，現在還只是部分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爲着共同鬥爭的各勞動組合間共同鬥爭機關種種鬥爭形態的採取，促進組合統一運動的事實。茲列舉重要的事實及機關於下：

一 電工取締規則改正運動

遞信省去年十一月施行的電氣工人取締規則，是被視爲侵害電氣工人的既得權的，因此電氣工人進行共同鬥爭。並且設立機關，參加的組合有下列幾種：全評關西電氣組合，大阪市電從業組合，神戶市電從業組合，大同電車從業組合，東京電車從業組合，東京交通勞動組合。

二 都市從業員組合全國協議會

去年秋以後以都市從業員的共同鬥爭機關而成立的，有東京交通，東京市從，大阪市電從，全勞大阪電從，全勞大阪都從，神戶市電從及神戶市從八個團體參加。

三 高級船員待遇改善同盟

去年反對海員協會的協調政策，由無線電技士會分裂的高級船員組織，雖

陷於分立狀態，但自本年以來因高級船員待遇改善的鬥爭而組織了同盟企圖作成統一戰線的基礎。

四 遞信從業擁護聯盟

從來遞信從業員的組織分裂為遞信從業員全聯盟（四三〇〇）及遞信從業員同盟（九八五〇）兩種。但在七月間為着改善待遇的共同鬥爭除兩個組合之外，尚有東京工務課聯盟參加，結成遞信從業擁護聯盟，期於將來發展成為遞信從業員的統一組合。

五 退職酬金法改正名古屋地方勞動組合有志懇談會

退職積金法的問題現在已成勞動階級的問題，必將展開要求下屆議會改正的大眾鬥爭。名古屋專為這個問題而於八月十八日召集各勞動組合的有志懇談會，選舉職員從事共同鬥爭。

上述各勞動組合共同鬥爭的發展，必然孕育勞動組合統一的條件；但在更有重要性的事情當中尚有政治統一戰線的進展。

大凡勞動組合的對立狀態，大多是基因於政治意見相左的對立抗爭，但是經過總選舉戰，二二六事件，特別議會，東京府會選舉戰而高漲起來的無產政黨戰線的統一運動，即成了完成勞動組合統一的重要條件。

法西斯的威脅促使從來以批判社會大眾黨的勢力而存在的左派勞動組合，趨向以社會大眾黨為中心的政治戰線的統一及支持社會大眾黨的方向。全勞總同盟協議會決定的合併方針，是「循依組合會議及社會大眾黨的路線的合併。」社會大眾黨為中心而統一了政治陣線，就說明其條件之一是具備了。作為另一條件的參加組合會議的問題，現在亦已提上了日程。大阪地方左派組合的支持社會大眾黨，對於參加問題所表示的態度，八月二日東京市從大會上參

加組合會議的決議，以及其他各種事實，都指示了這種傾向。政治統一陣線的進行，促成一向尖銳對立的勞動組合的合併，成了從組織上合併的推進力。

雖說統一運動的前途尚有許多障礙，但是促成的條件却在進展着，即令緩慢，微弱。最近的將來豫想得到的勞動階級反法西斯鬥爭的高漲，將必促成全國的合併吧。

第三章 農民組合與統一運動

反映國家機構特殊性的日本農民運動，在其發生的當初即在量的上面且又在質的上面成了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的一大勢力，是很當然的。

世界規模的一般危機的深化，及歐戰後日本特殊的大恐慌，終使歐戰中培育成功的革命動力，從大眾方面爆發為「米騷動」。

若將大正九——十年佃作爭議在數量上可驚的增加指示出來，便可知道當時農民的鬥爭是如何的高昂。

年 度	爭 議 件 數	參 加 人 員
大正九年	四六八	三四、六〇五
大正十年	一、六八〇	一四五發八九八

（據「本邦農業要覽」昭和六年度）

如上所示，件數及人數皆一躍而增至四倍。若將當時勞動爭議的件數及參加人數拿來比較，便可知勞動爭議遠不如佃作爭議之多。

年 度	件 數	參加人數
大正十二年	六四七	六八、八一四

又昭和九年的佃作爭議參加人數爲一二一・〇三一人，也可知道大正十年當時的人數即已遠在最近的參加人數之上。在組織上，上述期間的佃農組合數如下表所述一躍而完成了二倍的發展。

年 度	組 合 數
大正九年	三八二
大正十年	六七九

階級鬥爭波浪的如此高漲，必然地促成指導部的結合。又受了勞動者方面結成總同盟所刺戟，大正十一年終於在神戶創設了日本農民組合，後來更傳統

地充當日本農民運動的唯一中心而完成了它的任務。

日本農民組合創立後的發展：

年 度	支部數	組合員數
大正十一年（第一次大會時）	一五	二七二
大正十二年（第二次大會時）	七八	二〇、〇〇〇
大正十三年（第三次大會時）	五〇九	五三、〇〇〇

（稻岡氏：「農民運動小史」）

這是飛躍的發展。反之，當時勞動組合全部組織的勞動者數只有一七五、〇〇〇人（據「勞動年鑑」）當時最大勞動組合的總同盟的組織人數，也不過二八、〇〇〇人（據「勞動年鑑」）加之，上部溫和主義的色彩不能掩飾。處在這種客觀及主觀條件下的日本農民組合，在日本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中所佔地位，是極其重要的。

當時勞動階級指導部正注目於日本農民組合的力量，而在對政治極爲關心的日本最初無產政黨的農民勞動黨創立的時候，勞動者方面考慮種種情形，曾經一度讓日本農民組合執去了創議權，絕對不是偶然的。

日本農民組合的戰鬥性格及在無產政治陣線上的位置，就在這時候確立的。今日全國農民組合的運動，依然立於這種歷史的傳統上，忽視了這種傳統傾向，便不能充分了解全國農民運動的動向。

但是作爲日本最初的真正無產政黨的農民勞動黨，結黨以後僅僅三小時即被解散。日本農民組合立刻着手重新組織全國的單一無產政黨，但是當時左右兩派的對立已甚激烈，爲使結黨運動順利進行的左派終於讓步。結果產生的勞動農民黨，却對左派四團體採取了關門主義。

各團體的地方支部尤其是日本農民組合，反對中央部這樣劃分界線的傾

向發動龐大的地方組織組織了「地方協議會」進行從下而上的聯合鬥爭，在各種日常鬥爭上互相提攜，展開要求勞動農民黨開放門戶的鬥爭。處於勞動農民黨中央指導機關的日本農民組合幹部，受到這種從下而上的壓力終於在勞動農民黨第二次中央委員會上，開始勞動農民黨對左派開放門戶的鬥爭。

今日東京、大阪、岡山、長野、奈良、三重、北海道及其他地方要求社會大眾黨開放門戶的鬥爭，以至爲着日常政治經濟鬥爭而勇敢實行共同鬥爭的無產團體協議會的運動，大多是由於日本農民組合的這一革命的傳統所發動，乃是不容爭辯的。

這一被認爲且期待其有光輝前途的日本農民組合，也與日本無產階級指導者所表現的福本主義及山川主義等等一串政治路線的混亂相表裏，分裂爲支持日本勞動黨的全日本農民組合及支持勞農黨的日本農民組合。但至昭和

初年，日本金融恐慌及中國革命運動的進展，促進日本大眾運動的勃發，同時，最初普選政治陣線上飛躍的進展，及恐懼這種大眾勢力日益高漲的日本支配階級的壓迫——例如三一五事件——也增大了大眾間統一陣線的熱望。在農民組合方面也消除了兩派的分裂，昭和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終於結成今日的全國農民組合。根據當時布爾喬亞的統計，是個龐大組織的合併。

組合名稱

支部數

組合員數（概數）

日本農民組合

一、三〇〇

七〇、〇〇〇

全日本農民組合

四〇〇

三〇、〇〇〇

（據「社會政策時報」昭和四年二月號稻岡氏論文）

這樣統一起來的農民陣線，因為繼續受到壓迫而組織弱化，加以政治陣線

上失敗主義的「新勞農黨」「無產大眾黨」的出現，重復以政黨支持自由的問題再陷於分裂的危機。全國農民組合內部左右派的對立，至昭和六年終於結成「全農全國會議」，至昭和七年實質上脫離總本部而成另外一種東西，故立了「全會本部」。

「全會派」乘當時農民大眾革命化的波浪，發揮其勇敢的指導，一時在全國農民組合內部獲得相當多數。但是運動上不合法的方法，常常給與當局以彈壓各支部的口實，終於感覺將必失掉大眾鬥爭條件的實體。

這種陣線分裂的傾向，削弱了代表全體的全農的鬥爭力，每至將要擴張組織時便發生的混亂，遂致全國農民組合在成立時的組織數量直至今日仍無多大變化。

這時間佃農組合數及其組織數如下：

	組合數	組合員數
昭和四年	四、一五六	三一五、七七一
昭和五年	四、二〇八	三〇一、四三六
昭和六年	四、四一四	三〇六、三〇一
昭和七年	四、六五〇	二九六、八三九
昭和八年	四、八一〇	三〇二、七三六
昭和九年	四、三九〇	二七六、二四六

如上表所示，不但組合員數之漸減不能忽略，反之組合數之漸增，整個說來，倒是組合規模的狹隘化。這種事實豈不是指示日本最大組合的全農及全會之分裂及組織力量之低下嗎？

另一方面，這期間地主和佃農的協調組合的發展，却如下表所示，組織數在五年間約增三萬，與佃農組合組織數約略相同。

	組合數	組織數
昭和四年	一、九八六	二四四、九四三
昭和五年	一、九八〇	二四七、八八〇
昭和六年	二、〇四七	二五五、〇八八
昭和七年	二、〇〇八	二五八、六一三
昭和八年	二、三〇九	二七九、四三一
和九年	二、二一九	二七一、四三三

(根據五四回「統計年報」)

然則驅使佃農捨去獨立自主的佃農組合而趨與地主結成協調組合的原
因又在什麼地方呢？

再把以恐慌爲契機而產生的官僚統制在農村的出現檢討一下，則在這期
間的產業組合的發展，約如下表：

農組與統一運動

年 度	利用組合		購買組合	
	組合數	組合員數	組合數	組合員數
昭和四年	四、八二六	一、八五五、七五一	九、五〇五	三、〇一四、九九七
昭和五年	五、〇七二	一、九九八、一〇五	九、五七六	三、一五二、〇一六
昭和六年	五、四二四	二、一四三、一九三	九、九三一	三、三四一、五二二
昭和七年	五、六四七	三、二八一、〇八八	一〇、〇八六	三、四九八、八六〇

上表所列的兩種產業組合都有二〇%至二五%的增加。并且這裏的兩種組合和信用組合及販賣組合不同，它們都包含着相當數目的貧農及佃農。兩種組合合計四年間有九十萬人的增加，這指示全農組織力的停滯，及官僚勢力侵入農村地盤的擴大，是值得注意的。

迨至最近因爲運動一時混亂及偏向的改變，以至受到勞動者反法西斯的統一運動具體化——社會大衆黨的成立，全國評議會的合併——的刺戟，爲打

開大衆活動停滯的局面。大衆組織遂有趨於合法化的傾向。昭和八九年間以來進行全會派本部的歸復運動，昭和八年秋表現爲全會派千葉縣聯發動的「全農全國會議派關東四府縣代表者懇談會」及「全農全會派全國代表者懇談會」，至九年更具體化爲「全農全國會議再建本部確立鬥爭委員會」的鬥爭。但在關西方面則發生運動方針相反的轉換。它是本部派（德島及和歌山等處）中間派（奈良）全會派（大阪，京都，兵庫，高知）等組織的「近畿地方農民團體懇談會」及「近畿地方農民團體統一協議會」的活動。本部派折衝合併的結果，終於在九年三月全國農民組合的第十三回大會上，大阪及奈良兩組合歸復本部。相繼又有京都及朽本兩處的歸復，又有千葉及新潟兩聯合會的解散。及至昭和十年以後有四月的全農第十四回大會上之重，埼玉及北海道的歸復。在九月的全農第二回中央委員會上又有兵庫的歸復，所殘留的只福佐一處。最近

又與福佐聯合會進行合併的交涉。在七月二十五日擴大執行委員會上，四月三日常任執行委員會決議的「無條件的歸復本部」案，得到滿場一致的承認也得到本部的承認。

但是這種歸復和合併的過程，絕不是爲着合併的合併，也不是左派的對於右派的屈服。

全會派主張：取得在總本部和社會大眾黨系對立而爲關東分所代表的本部派行動的幫助，學習遠在昭和二年的恐慌期依當時左派以鬥爭的工代會議及村民大會的精神，提倡依照「農村委員會」及「村民大會」等日常共同鬥爭的「從下而上的統一戰線」，惟有依照這種辦法始能和總本部內右傾化及社會法西斯化鬥爭。逐漸完成的全農——全會的全部合併及代表全體的全農之階級的態度，歸功於全會派這種實踐的地方實在很多。即令過去有多少偏

頗之處，但是全會派從來的態度，資助全農之維持并發展階級的態度的地方很多是不可爭辯的。

全國農民組合這樣一方面整備其戰鬥形態，另一方面企圖以身作則指導那些農民——處在昭和六年滿洲事變以降法西斯的重壓之下，昭和九年的大凶作及十年的寒冷，以至旱災風災水災把他們的作物打得毫無殘餘，現在喘息於飯米的缺乏及土地的飢饉，急起作擁護生活權，禁止一年飯米的沒收，及獲得完全佃作法等等決死的鬥爭的農民。

根據最近農林省的發表，佃作爭議漸由佃租關係的爭議趨向直接佃作權關係的爭議。這種變動的事實從下列統計中可以看出：

年次	件數	總件數	所估比率
大正十三年	二五	一、五三二	一・六
大正十四年	一七二	二、二〇六	七・八

大正十五年	三一六	二、七五一	一一・五
昭和二年	四三二	二、〇五二	二一・一
昭和三年	四六一	一、八六六	二四・七
昭和四年	七〇四	二、四五四	二八・九
昭和五年	一、〇〇二	二、四七八	四〇・四
昭和六年	一、三〇七	三、四一九	三八・二
昭和七年	一、五二〇	三、四一四	四四・五
昭和八年	二、二七五	四、〇〇〇	五六・九
昭和九年	二、七〇四	五、八二八	四六・四
昭和十年（暫定數）	二、六八九	五、五一二	四八・八

爲供參考起見，本年頭四個月的這種比率，由社會局的調條採錄如下：

○和十一年頭四月

一、四四七

二、二二〇

六五〇

上表所示最近鬥爭，其中的約近半數，都是直接關係土地的鬥爭。四此，鬥爭的性質上也加重政治鬥爭的色彩，這種情勢的變化，強化正確的政治指導，於是全農本身組織的擴大和鞏固，地方小農民組合的合併和指導，與勞動組合的聯繫，及與社會大眾黨的協作，便成了問題。

其中，組織的問題已因全會派的全部歸復及鳥取組合的再建，香川組合再建的準備等等而約略整齊，全國三十八處聯合會和聯合會準備會，及八百五十多處支部，對於需要全國組織的政治鬥爭，供給了有力的支持。再者，最近地方獨立的小農民組合，也依自然的發生而團結，向合併的方向前進，並且指示其與全國農民組合的接近。

其具體的表現，就是七月二十六日富山縣農民聯合會的成立。這是縣下五十個農民團體統一戰線的結成，是全日本農民組合解散後縣下佃農陣營的加

強工作。

七月十一日福島縣舉行達北地方佃農團體懇談會，決議承認全農的指導。關於農民組合與勞動組合的聯繫，有最近東北飢饉救濟運動，關西風水災救濟運動，及兩種法案獲得運動等等，都是勞動者和農民提攜鬥爭過來的，今年最初舉行的勞農大會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視為這些運動的成果的組織化。勞農大會雖因社會大眾黨等的不參加而終歸於失敗，但是全農與勞動組合的地方協作已相當進展，其顯著的事實是岡山，長野，及北海道等處團體協作的鬥爭。再關於農民組合與社會大眾黨協作的問題，全國農民組合對於社會大眾黨雖只是一時的好意的協作，但是最近農民政治鬥爭的深刻化，將必要求全國農民組合與政黨聯繫的極度緊密化。所以全國農民組合大體上有恆久支持社會大眾黨的傾向。

最近在總選舉及府會選舉上，兩個團體的協作鬥爭也活潑地進行了。

又、七月十日全農總本部也聲明過：將與社會大衆黨協力實行擊破皇國農民同盟的法西斯農民戰線。此外，在地方方面有全農岡山縣聯支部長會議，議決以全農支部爲中心組織社會大衆黨支部。全農宮城縣聯合會報告：「爲促成縣聯與社會大衆黨的關係強化而派佐藤及田中兩位常任委員充當社會大衆黨縣聯的常任委員。」

又、全農埼玉縣聯政治部分配記載「協力擴充社會大衆黨的組織」的介紹書於各組員，勸誘各組員加入社會大衆黨。

從這些事象可以明白看到的事實，就是農民的鬥爭增高，加深，經濟鬥爭轉入政治鬥爭的方向，大衆情緒的高漲呈現汹涌澎湃之勢。

受着這種切迫情勢的緊逼，官僚遂伸手直接欺騙農村。產業組合的強化，帝

國農會的改組等等及經濟更生委員會案所傳說與工業俱樂部相對的農業俱樂部
的創設，以至從下的農村共同炊煮場，共同作業場，共同出貨，共同採取等共
同組織的獎勵等等，很顯明的不外乎是緩和這種將要爆發的農民的欺騙政策。
尤其可怕的就是日本特色的官僚法西斯經過這些政策而浸透於農村，是不能
忽視的。最近農林省發表的「農家小組合的狀態」的資料，指示這種小組合參
加人員達七萬。再者這種小組合不像產業組合那樣所做事業大都限於流通部
面，而大多普及於生產部門，因此比之產業組合有更多比率的佃農及貧農參加，
所以經過這種具有農家小組合指導權的官僚，對於全國農民組合的鬥爭，是致
命之傷，其激烈化自然是無可爭辯的。

再就官僚的農村組織，及官僚法西斯農村大衆地盤的產業組合加以檢討。
根據社會局十年六月的調查，產業組合數共有一四八四三，組合員數達五、六

四四、四四四人，農業者佔其過半數的三、九六二、四二四人。以今日的國家體制看來，昭和八年「產業組合擴充五年計劃」的行動綱領所載「產組大眾化」，結局讓作為國民經濟之國家的——官僚的統制獲得大眾的地盤，是顯然的，產業青年聯盟一度表示的社會主義態度，或產業組合指導精神的「資本主義修正」以及趨向「反資本主義」的轉換，也是大眾的欺瞞政策，其本質是法西斯化的。

全國農民組合對於此項似乎利用侵入內部利用民主主義於農民利益方面的鬥爭，同時對於產業組合內部從上的法西斯傾向，採取破壞內部的戰術。全農第十四回大會議決案中的「農村法西斯運動破壞鬥爭之件」茲節錄於下：

「滿洲事變以來……：法西斯運動猛然抬頭。這種運動若只限於羣小右派團體脫離無產運動者的運動，我們……：就不感到威脅。

但是現在……却期望着發展成爲大眾運動，特別對於容易變成法西斯勢力基礎而在農村沒落的道路上行進的中小農及小地主等，發生了強力作用。

其表現之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鄉軍人會的政治活動，就是企圖建築軍部基礎於農村大眾的運動。

又指導在鄉軍人組織的皇道會派平野力三等人的日本農民組合……新日本國民同盟等等幾個團體，皆在努力競爭。

我們無論法西斯運動怎樣飛揚，似乎急進的農村政策……其以農民爲資本主義的奴隸的實質總須曝露於大眾之前，斷然打倒其執行者。其實行方法就是

「……從內外強烈地影響產業組合青年聯盟等，從內部阻礙這些團

體積極進出於法西斯團體。」

此外尚有和產業組合等官僚的農村法西斯略有不同，從農村本身產生而戴農民組合的假面其的法西斯。例如日本農民組合，皇國農民同盟，新日本國民同盟系的新潟及愛知等各處農民組合，特別是最近以土佐農民組合為根據的，中野正剛等人的東方會農民團體統一運動等等。全國農民組合對於這些運動，似乎採取下層的聯合，或擊滅的方針。當此皇國農民同盟的統一在關東及關西逐漸進行的現在，全國農民組合便一邊與社會大眾黨提攜，一邊聲明加以擊滅。再就其與北日本農民組合（六〇〇〇）土佐農民組合，及秋田農民組合等的關係檢點看。秋田農民組合已經完了合併，土佐農民組合已與國民同盟系及東方會緊密取得聯絡，所以立刻和全國農民組合合併的前途是難以想像了。反以，北日本農民組合雖其性格反映着所包含種種要素，相當複雜，但是大

體上是有合併可能性的組織，特別是北農內部舊全會派的合併熱望，及助成這種合併的活動也相當的活潑，最近雖有選舉戰上的對立，但是全國農民組合的合併，却不斷地上了日程。在最近八月二十三日的年度大會上雖只決議勞動協議會的支持，步着遲緩的路程，但終爲下層壓力所督促而必然步着到統一合併的道路，現已向全國農民組合本部請求合併，而得其承認了。

全國農民組合努力於本身體制的整備和擴大，同時在各地地方又積極參加并指導無產團體協議會的鬥爭，巧妙地斡旋社會大眾黨系和合法左派或全評系的對立，把「團協」編成從下而上的自主共同鬥爭組織，牽制容易陷於感情及畛域對立的政治團體及各團體上部的衝突（例如社會大眾黨與新黨、新勞農無產協議會的對立），并且利用真正下層的正常壓力強烈地反擊社會大眾黨幹部中一部分社會法西斯化，在全體真正階級聯合戰線的樹立上決定

日本運動的方針。

在第十五回大會上，也有過和這個問題有關而具有重大意義的各團體懇談會。

這樣，我們可以看到在日本現任無產階級運動中央部，或是最活潑的一切地方，全國農民組合之歷史的及革命的傳統正在復活着。

但是全國農民組合的戰鬥及指導絕對不是偶然的。它是特殊地反映着日本雙頭的國家機構，並且是在這種國家機構束縛之下，農民大眾對日益加重的沒落資本主義的壓迫，開始最後鬥爭的結果。

特別在最近全世界走入戰爭與革命的時期，日本絕對不能單獨超然於圈外，日本龐大軍費豫算的負擔，課在最小抵抗的日本農民的頭上。

這種傾向變成農村公租公課的累加，大眾課稅的重壓，農工生產物價差額

的增大，因而變成五十億以上的農村負債利息，增大，陷佃農及貧農於貧窮及飢餓的深淵，同時也使中小地主的生活惡化，促成農村的階級對立極度尖銳化。昭和十年度佃作爭議件數暫定數，根據農林省發表統計是五五二二件，但是每年的決定數總比暫定數增加二成，那末十年度的決定實數將達七〇〇〇件。又今年前四個月佃作爭議件數已達二二二〇件，若依農林省的看法加以修正，則可有二五〇〇件，再加上秋季的件數其將近於八〇〇〇至九〇〇〇的數字可知。這樣開始最後鬥爭的農民大眾的革命動力，不管充當機關的全國農民組合本身願意與否，為使全國農民組合充分完成這種大眾鬥爭指導者的任務，而要求在可能範圍內和一切團體協作和統一。

業已完成自己陣營之整備的全國農民組合，以十五回紀念大會為契機，利用其組織成功的威力，敷設軌道，促進日本無產階級全般的統一運動。

第四章 政治統一陣線的進展與人民陣線

的問題

第一節 無產政治陣線上社會大眾黨的地位

在日本的勞動者及農民為基礎的政治勢力當中，佔最大比重的是社會大眾黨，最近政治的統一陣線的發展，採取以社會大眾黨為中心的統一形態而表現出來。雖然因為七月三日出現了勞農無產協議會的新組織，而在東京地方產生了和社大黨對立的新無產政黨，但從其勢力關係看來，佔無產政治戰線的中心地位的依然是社會大眾黨。

社會大眾黨是昭和七年七月由全國勞農大眾黨和社會民眾黨合併成立

的，促成這種事實的一方面有滿洲事變以來法西斯的抬頭及社會民衆黨全國勞農大衆黨內部國家社會主義潮流的發生，他方面又有共產主義運動的壓力。爲着防衛這種情勢起見，兩黨的合併便急速完成。

社會大衆黨結黨的目標，說是在於打倒沒落資本主義的單一戰線的締結，勞動組合戰線的具體統一，勞農機構的強化，影響中間特會層的作用之強化，反法西斯戰線之強力的結合。其綱領約如下列各項：

- 一、我黨爲擁護勞動者、農民，及一般勤勞大衆生活而鬥爭。
- 一、我黨期望打破資本主義，解放無產階級。

并且明確規定社會大衆黨獲得政權後社會主義的實現，揭出那時候可以實現的五次建設大綱。

社會大衆黨的成立了統一的合法舞台上的政治戰線，從政治上統一了日

本組織的勞動者及農民的大多數。佔日本組織的勞動者七成的組合會議，充當日本農民運動主流的全國農民組合的大半，及日本農民總同盟，都是它的支持團體，此外還受到數萬的市民團體（中小工商團體，房客同盟等等）的支持，其支持力已到達未曾有的巨大。

但是社會大眾黨雖然背後擁有龐大的勢力，而在滿洲事變後困難的情勢中，其鬥爭力并不甚強。特別是昭和八年八月發展起來的日本轉換期的新政策，及黨機關報上批評九年秋軍事小冊子的意見，甚至被傳為社會大眾黨指導部的法西斯化。終於對社會大眾黨成立當時定為目標的反法西斯的綱領究竟能夠忠實遵守到什麼程度也不得不產生了疑惑。這期間，黨的組織勢力的發展，也無甚可觀之處。

對於社會大眾黨這種情勢給與新的轉換的，是去年秋季府會議選舉戰，及

今年五月的總選舉。以社會大眾黨爲先鋒的無產派在兩次選舉戰中飛躍進出的結果，指示了數年來苦困於非常情勢之下的勞動者及農民之間反法西斯氣分成熟，並改善生活的希望寄托於唯一無產政黨的社會大眾黨。

二二六事件及其後的政治情勢上所表現的法西斯的威脅，促成從來對社會大眾黨持批判態度的左派勞動組合及全國農民組合內部的左派重新提起以社會大眾黨爲中心的政治陣線的統一問題。隨着這一進展，社會大眾黨的新發展是可以豫想得到的。

第二節 政治統一運動的進展

無產階級政治陣線統一的具體化，正如上面說過的，是本年二月總選舉以後，從全國看來，開其端的是農民組合。茲述其主要的如下：

(一) 岡山 岡山在社會大眾黨成立的時候出於合法政黨不必要的意見而解散了從來的勞農大眾黨支部，重以全國農民組合，全國評議會，水平社，及新興佛教青年聯盟等為中心組織岡山地方無產團體協議會，實行府會選舉及總選舉的鬥爭。但至三月又決議創設社會大眾黨支部，七月舉行創立大會。

(二) 奈良 二月末以降即以全國農民組合，全國水平社及貝卸工組合為中心，繼續作準備的活動，六月遂成立了社會大眾黨支部。

(三) 大阪 大阪地方左派各團體所組織的大阪地方勞農團體協議會，在總選舉的時候即已支持社會大眾黨的候補者，充當政治統一戰線的先驅，七月二十五日決定支持社會大眾黨，二十九日通知社會大眾黨，八月十三日得到社會大眾黨的正式承諾。同時，會員又以大阪市電從業者組合為先鋒而各自進行支持及入黨。

(四) 北海道 曾以全國農民組合爲中心而進行社會大衆黨及無產團體協議會的組織運動。其後因爲八月的道議會鬥爭上反映勞動協議會和社會大衆黨中央部的對立，曾經一時停頓過，但最近運動又漸進展了。

(五) 其他地方 鹿兒島，三重，及長野等地方，皆以全國農民組合爲中心而進行社會大衆黨支部的組織運動。

雖說東京的政治陣線統一問題呈現若干停頓及複雜的情形，但是全國情勢的動向正如下述仍在進行着統一。

第三節 東京的政治戰綫統一運動與人民戰綫的問題

日本人民陣線問題之發動，不消說是受到法國及西班牙同樣運動的成功

的刺戟但也因此原因而有認日本人民運動爲單純摹倣否定其意義及發展性的傾向。社會大衆黨也不無這種嫌疑。

固然日本因與法國、西班牙及其他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及形態不同而具有特殊的形態，但只要軍部官僚國家機構日趨法西斯化，則反對法西斯化的人民陣線組織的活動，就不是可能與不可能的問題，它具有早晚成功的必然性的。

在這種場合之下被認爲運動的主要勢力的，是社會大衆黨。但是現在幹部中的一部分人，對於人民陣綫并不怎樣表示熱意。不獨此也，總選舉當時的綱領及其他的聲明上，都可以窺見其與現在國家權力結托的企圖。從這點說，甚至可以说有法西斯化的傾向。社會大衆黨的一部分幹部顯然否定人民陣線，黨首安部也說：「反法西斯團體能否特別產生，是個疑問。目前豈不是仍依無產團體的路線形成着嗎？」（勞動雜誌八月號）這兩句話的態度雖是很曖昧，但却看

不到結合人民陣線的熱意，又可以解釋作社會大眾黨以外沒有人民陣線的意見。這種意見發表於同黨機關報「社會大眾新聞」（七月二十五日）。現在社會大眾黨的狀態是不安的。即把它作為聯合戰線的政黨來說，它也還沒有把所有一切勞動者及農民的組織統包括在內，又所謂人民陣線比之本來應該組織於聯合戰線政黨內的階級，包含更廣泛的階級層。

但是社會大眾黨充當人民陣線主要勢力的意義，是不能過低評價的。社會大眾黨之進出於去年的府縣會選舉，今年的衆議員總選舉，東京府會選舉，等等，都是指示社會大眾的熱望及期待。雖然有一部分幹部法西斯化的傾向及政策，但是社會大眾黨還可以認為大眾本身的黨，并且一面具有此種性質，因而大眾企圖在這個組織下鬥爭，這些事實應加充分考慮。特別是因為地方分權的性質而地方方面對於離開中央的傾向及政策而獨立，大眾自身的要求雖說極低，但

已在鬥爭這一事實，是不可不加注意的。

從這一點，岡山，大阪，奈良，三重，新潟，及北海道等地方，離開無產團體協議會形態而組織社會大眾黨支部，可以視為促進統一戰線及結合人民陣線的事實。在岡山社會大眾黨支部成立大會（七月十六日）上，揭布了「樹立反法西斯人民陣線」的綱領。

與社會大眾黨并立而有新勞農無產團體協議會存在。這個協議會從其組織的當初即已宣言結成人民陣線，因而糾合現在社會大眾黨外各種勢力，企圖將來參加社會大眾黨而接近人民陣線。但是現在不免和社會大眾黨仍有磨擦。勞農協議會原來是合法的左派勢力為對付總選舉及特別議會而創立的，最近七月三日曾經一度解散過的新組織。在那期間，會有新興佛教青年聯盟的退出，作為主要勢力的東京交通勞動者組合的內部也有反對新團體的主張，構

成上也有相當的變化，組織也變成個人的參加，性質上也起變化，雖是暫定的，但也已帶上政黨的性質。

勞農協議會在七月三十日和進步的思想家及評論家開過懇談會，進行人民陣線的提倡。雖然還沒有充分實際的效果，但其意義已得一般的承認了。

關於樹立新黨的問題，在東京市從業者組合及東京交通勞動者組合的內部，從影響統一戰線的觀點而產生了異議，但是勞農協議會幹部常加解說：「絕不是我們自己企圖充當人民陣線的主力，而社會大眾黨纔是充當主力組織，」努力解說在一定條件下不惜與社會大眾黨合併的意思。只是因為社會大眾黨幹部的反對，及勞農協議會幹部與社會大眾黨幹部之間從來不能相容的某種原因，而二者合併的交涉有停頓的觀感。

然而八月二日東京市從業者組合大會上，決議了下列議案以爲反法西斯

戰線的統一及擴大強化的最適切的方策：「一切反法西斯的勞動組合互相協作，即刻同時支持社會大眾黨，實踐組合會議的參加，首先要要求東京交通勞動者組合，全國評議會，及勞動協議會等團體，立刻積極開始具體的活動。」根據這個決議，而八月七日的執行委員會決議送交東京交通勞動者組合及全國評議會以倡導書，八日午前十時實現了。倡導書的內容如下：

「感謝貴組合的勇敢鬥爭。敝東京市從業員組合在八月二日的第十三回大會上，關於現在勞動大眾一樣熱望的反法西斯戰線的統一，滿場一致決議，原則上支持社會大眾黨，參加日本勞動組合會議，并且決定為達到這種目的而邁進。貴組合諒也可以諒解敝組合的決議吧！切望決定態度互相協作！」

八月八日 東京市從業員組合

對於這種倡導，八月十四日東京交通勞動組合送出接受倡議的復函，全國

評議會雖因藤委員長赴北海道的選舉不能即復，但也由留守的安平委員作今後協作的好意酬應。

同時，東京交通勞動者組合中央委員會也於八月十二日決定無產政治戰線全體統一的方針，統一的基本方針是「以社會大眾黨為樞軸，在反對法西斯的明確線下從全般統一社會大眾黨外的階級的政治勢力」其具體的方針又可列舉如下：（一）選出全體統一委員八名，（二）和友方團體聯合實踐，（三）展開聯合鬥爭，（四）結合地區的大眾。

東京交通勞動組合新宿支部青年部大會，也於八月二十六日向自由勞動者組合，全國勞動組合，勞動協議會，社會大眾黨及關東消費者聯盟等提議聯合鬥爭的實踐，結成關東地方無產團體協議會，議決實行下列諸任務：

1. 決定當前全體之鬥爭題目，反對法西斯，反對大眾課稅，反對龐大的

軍費預算，制定佃作法，制定組合法，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勞動組合全體的統一，實現單一無產政黨。

2. 斷然決定支持社會大眾黨，要求開放全部門戶給社大黨，明示爲着反法西斯鬥爭的合併。

3. 爲着關東地方無產團體協議會與社會大眾黨合併爲一體，而即刻開始具體的交涉。

4. 議決凡參加關東地方無產團體協議會的各勞動組合，皆加入全國總聯盟，共同開始加入全國總聯盟的交涉。

5. 展開反對大眾課稅等日常鬥爭。

6. 在一切的選舉戰上舉全力以與社會大眾黨締結選舉協定，進行共

同鬥爭

再者與地方協議會之進展并行同時也提倡着各地區協議會的創設。而採取這種地區協議形態的活動，其中最堪注意的，是城東北區政治戰線統一促進協議會。在八月十一日協議會上有新日本同盟，東京自由勞動者組合，關東三聯，關東消聯，東交三輪支部，東交新谷支部，東交千住支部，東交大塚支部，東交非乘務部，青公共汽車現業員組合，上野支部，全國評議會及東京市從業員組合派代表參加，發表了下列意旨的聲明書：「相信企圖以社大黨為中心的政治戰線的統一，經過這種統一的勞動組合戰線的統一及強化，總是最妥當的，又是捷徑。」

在關西方面也有大阪地方勞農無產團體協議會，於七月二十九日向社會大眾黨提議正式的支持，社會大眾黨大阪府聯合會任命七名特別委員，命令他們進行具體交涉。八月四日，這個委員會決定（一）承認支持，（二）解散團體協議會，（三）參加組合會議的條件。

八月八日近畿地方勞農無產團體協議會作過下列的提議；參加的團體有全國評議會的大阪，京都，神戶各協議會，全國農民組合的大阪，奈良，兵庫各聯合會，交通總聯盟的大阪，神戶支部，全國水平社大阪聯合會，名古屋合同勞動組合，大阪消費組合，大阪木材勞動準備會，勞農救援會及松坂無產團體協議會等等。

「近畿地方社會大眾黨黨外的各無產勞動團體，經過府縣的協調機關以作緊密的聯絡，又以擴大反法西斯戰線為目標，以社會大眾黨為中心，為着全國政治戰線的統一及強化而鬥爭，同時向社大黨及勞農協議會要求無產政治戰線急速統一的協作，以積極的行動為其完成而邁進。」

昭和十一年八月八日舉行無產政治戰線統一近畿地方懇談會。

社會大眾黨給與無產團體協議會的正式回答，是八月十一日提出的，附加三種條件而承認支持：社會大眾黨的支持為各團體別，參加組合會議，黨的加入

以個人資格請求加入於各所屬黨支部。團體協議會方面大體承認，只參加組委會一項，包括全國農民組合及全國水平社等的團體協議會不能即答，全國評議會及交通勞動者總聯盟，也說是全國的問題，不能即速答復。但是大體上已向統一前進一步，却是顯明。

此外各地方也皆以社會大衆黨爲中心推進統一運動，問題已漸展開來。八月二十七日，東交市從全評及汽車勞動等團體主催的統一促進委員會，終於議決：「反法西斯政治戰線的統一，應以社會大衆黨爲中心結合一切無產勢力來實現。」二十九日派代表訪問社會大衆黨本部，會見平野氏及淺沼氏，親交參加社會大衆黨請求書。同時，勞農協議會也接受四團體的提議，發出「開放門戶則我們欣然參加」的聲明書。

社會大衆黨對於此項請求，特於九月二日發出下列旨趣的回答：以四團體

各別聲明擁護社大黨，參加組合會議；以個人資格加入各地黨支部為條件而承認支持。勞農協議會先以其為政黨組織之故，認為應該個別考慮，但終於四日要求無條件參加。

關於人民陣線的展望的問題，尙有其他資產階級層及小資產階級層的提攜問題及共同綱領的問題保留着。但是現在這些尙未具體成為問題。只是從來社大黨方面已有可以視為小布爾喬亞要求的政綱，因而其要素中包含着小布爾喬亞，是應加考慮的。一切這些問題，將以將來的實踐問題而解決。

【譯著一】 衛瑪憲法是一九一九年德國革命之後在衛馬爾（Weimar）舉行的國民會議起草，通過而於今年八月頒布的憲法，當時支持團體之間頗有爭論，而社會民主黨即為贊成者之一。

第五章 日本人民戰線往那裏去？

日本一般大衆逼於其社會矛盾的深刻化，隨着時代潮流的激盪而要求着人民統一戰線的結成。二年來因爲日本經濟界及社會畸形發展的加速，而日本無產大衆統一戰線的形成亦有了飛躍的發展。工人依工業性質及地域範圍成立了各種工會，個別獨立的工會又彼此自動合併起來。各地的農民組合也有同樣的趨向，漸由個別獨立的農民組合聯結合併成爲一個全國的農民組織。全國的工會又有和全國的農民組合結成一個全國工農統一組織的傾向，這都是上面各節所已述過的。

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反官僚支配，反資本剝削及反法西斯統治的日本人民陣線愈發展，官僚、財閥、軍部三位一體的日本軍事法西斯政權也愈猖

狂橫暴。日本工農統一戰線結成不久的時候，日本陸軍部即先伸出壓迫的魔手，不但防止工人結成全國一致的組織，並且進一步破壞從來的個別工人組織；不但禁止工人參加全國統一性的工人組織，並且強逼工人退出以前加入的工會。這種壓迫先自陸軍工廠（即陸軍兵工廠）的工人開始，通令小倉，大阪，及名古屋等地的兵工廠，命令工人「自動地」脫離無產團體。在這個通令之下，各地兵工廠的工人也就在「誓約書」上簽字完了退出工會的手續。於是擁有二十多年歷史的日本官業勞動同盟失掉了中心勢力。這是一九三六年九月中旬的事。當時日本陸軍部發動這種壓迫的表面理由是借題於肅軍的。

「自二·二六事件以來，特別邁進於軍的振肅的陸軍，對於部內是嚴禁所謂橫斷的結成的，而根據建軍的精神強調一致團結。但是這種精神對於將校和在工廠勞動的工人是無差別的一貫。在這意義上就期望着各工廠貫

澈這種精神。因此，或由外界的推動而結成橫斷的組織是要絕對戒慎的。……」

（「東京朝日新聞」昭和十一年九月十一日所載陸軍當局的話。）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採取強壓的手段嚴禁無產統一戰線的組織。在這類組織發動不久的時候，日本政府即便嚴密禁止關於統一戰線問題的演講和討論，不久「人民陣線」的字樣就絕跡於書報上，不久四十多名左傾的社會運動家及理論家，例如山田盛太郎，平野義太郎，小林良正等等全被逮捕投獄了，各種左傾的雜誌及報章，例如社會評論，食薪水者，時局新聞等等，全於禁止發刊了。但是日本人民陣線依然隨着日本社會矛盾的尖銳化而愈益發展，並不因為軍事法西斯的加強壓迫而消沈下去。

日本無產大眾結合的人民陣線的發展，到去年七八月間，被帶進了日本軍事法西斯對華全面侵略戰爭的階段。在侵略戰神魔舞之前，日本人民陣綫的

發展又受到更高一層的打擊和壓制，是不消說的。日本人民陣線的結成，原來就沒有十分鞏固，萌芽的第一步就碰到軍部和政府雙管齊下的統制，素來在日本軍警刺刀監視之下勞動着的工人，已經沒有再明顯的表示和更強硬的抵抗。到了戰爭時期，在戒嚴空氣籠罩之下，更沒有日本工人喘氣的餘地，日本軍事法西斯現在已不只禁止工人加入工會，或任何無產團體，並且更進一步，強迫工人忍受更高的壓榨。日本工人現在是在機關槍監視之下服從着日本統治者頒布的所謂「全國總動員令」。

在日本軍事法西斯發動對華侵略戰爭之下，日本政府還要特別注意反官僚、資本、法西斯的人民陣線的宣傳和醞釀。所以日本軍事法西斯政府開始第一步就發動所謂「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希望在空虛的假採的「日本精神」之下統一起全國人民的思想動向，這種企圖是由日本政府以全國的龐大規模

~~1935/6/5~~

來發動的。但是日本一般民衆却依然是在反對戰爭，反對侵略戰爭。日本政府儘管宣傳侵略戰爭與人民利益的一致，而事實所指示給一般人民的，却是完全兩樣。所以人民依然在反對戰爭；感覺敏銳的人民領導者，依然在盡他們發動民衆的責任。於是日本政府移轉全副注意力於日本一般社會運動的領導者，最近遂又大興思想獄，逮捕左傾分子達三百七十多名之多。提倡人民戰線最力的加藤勘十就是首遭其難的一個無產政黨首領。

自入準戰時體制的階段以來，日本工人即一步步地受着日益加強的壓榨。他們的生活負擔隨着「軍事景氣」的發達，在物價高漲下已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六，他們還要負擔澎漲軍費的攤派。反之，他們的收入却沒有增加，他們的實質工資倒是減少了。日本工人在侵略戰爭之下所得到的，只是「爲使人民生活適合戰時的需要」而被驅出平時保護工人的法令的範圍之外。煤鑛資本家

要求日本鑛山監督局，緩和深夜工作的禁令，撤廢鑛內勞動十小時的限制，和緩鑛夫的保護條件，允許未滿十六歲的童工入鑛工作，允許婦人入鑛工作，自蘆溝橋事變後，日本政府即頒布命令，緩和軍需工場工人的保護條件，廢除了星期休息日，延長了勞動時間的限制。「工場法」以及其他保護工人的法令，幾乎完全成了無效。這些都是事實，是和日本政府的宣傳完全相反的事實。另一方面，日本農民也在全國總動員的名目下受到欺騙和壓榨。他們所負擔的高額租稅，只有因為戰爭而加重，他們的高率佃租依然是世界無比的高，并不因戰爭而降低絲毫，他們所受高利貸資本剝削的利息，也不能因為戰爭而輕鬆一些，他們終年終歲在賣出買入的過程上所受中間商業資本的剝削，反因戰爭而增高其剝削程度。他們的田地更要因為戰爭而荒廢，他們唯一慰安源泉的家庭，也因為戰爭而分散。這些事實也和日本政府的宣傳完全兩樣。

因此日本一般民衆反對戰爭的空氣和行動隨着日本侵略戰爭的發展而發展。各地發現反戰的傳單，各工廠發生怠工的事實，有些地方破毀了機器，有些地方燒燬了煤油庫……這些都是日本人民對於戰爭的堅強表示。日本參加作戰的軍人日記中，我們常常發現過厭戰的記事。北方常有自殺的日本軍官和士兵。這是日本軍隊對於戰爭的表示。日本工農大衆皆在反對戰爭，反對侵略戰爭。雖然這種意志直到現在還沒有表現成一個總的意志和總的行動。換言之，日本反戰爭的工農大衆還沒有形成一個堅實的人民陣線，執行其反官僚、資本、法西斯的使命。日本工農大衆統一陣線的要求，在軍事法西斯政府的戒嚴令之前，還只是一種潛伏的意志。感覺銳敏的社會運動指導者幾乎被日本政府一網打盡了，日本人民陣線的發動更喪失了車頭。但是我們相信日本人民反戰反法西斯的潛在意志將在新的領袖的領導和推進之下匯成巨大的革命的洪流。我們相

信日本侵略者戰爭的挫折，將於日本人民陣線運動以廣大的推動。因此潛伏着的日本人民戰線的發動，必須我們全民抗戰的勝利來點着導火線。日本人民陣線要由潛伏而顯現，還須我們對日本民衆宣傳的啓發。我們全民的抗戰，對於反軍僚支配，反資本剝削及反法西斯統治的日本人民陣線的全體發動，及日本社會革命的成功，負着極重大的使命。我們要抗戰到底，我們必定爭得最後的勝利。且看日本統治者的刺刀和機關槍，能夠壓制日本大衆到什麼時候！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3 9511B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於武漢

1125645